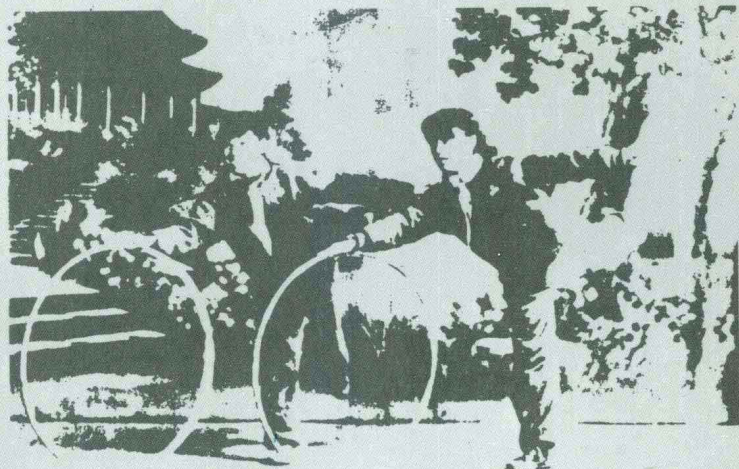


绽放吧，雪莲花



ZHANG BAXUELIANHUA
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

索穷

编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绽放吧，雪莲花

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

索穷

编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绽放吧, 雪莲花: 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 / 索穷编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80253-376-9

I. ①绽... II. ①索...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4262号

绽放吧, 雪莲花: 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

索穷/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制 版 北京海龙视觉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印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0千字

印 数 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253-376-9/I · 107

定 价 25.00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zcb.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到内地去，到北京去 /1

忆母校 / 丹增 /8

从孤儿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访西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区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洛桑顿珠 /20

饥谨年代的智慧

——泽西老人讲述的求学故事 /31

见证大时代

——欧珠老人的青春记忆 /43

“这个世界上还有莎士比亚，还有《梁祝》”

——访曲艺家、剧作家索朗次仁 /63

一个农奴的人生轨迹

——访表演艺术家大旺堆 /72

到内地上学去 /82

斋林·旺多 /83

德门·德庆卓嘎 /89

桑颇·才旺桑配 /96

霍康·强巴丹达 /101

绒扎·班丁吉村 /110

格维 /116

其美多吉 /120

我的大学 /130

央珍 /130

次仁央宗 /138

吉如·巴桑罗布 /147

曲杰 /159

内地西藏班的孩子们 /166

藏娃的第二故乡 /169

“卓嘎，扎西德勒！” /173

“内地西藏班的老师点燃了我对知识的渴求” /175

有压力也有快乐的内地学习生活 /181

在交流中享受和谐 / 朗卓达杰 /186

逝去的年华 / 白玛梅朵 /191

我们的“武大阿姨” /199

附录：孙格巴顿自传 /204

后记：幸福是什么 /210

1

西藏的历史文明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以高原原始居民的文化（主要是苯教文化）为基础，以佛教思想体系为主干，在与祖国内地汉族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吸收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藏教育也是在西藏高原开发以及藏民族与内地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藏教育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宝库中充满灿烂光辉的篇章之一。

但长期的实践证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藏教育在有其成功范例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多弊端，简言之：

一、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教育十分落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全西藏只有6

所官办学校和少量私塾馆所，在校学生只有千人左右。近代工业革命后所兴起的面向广大民众的现代学校教育尚未起步，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①显然，这一状况与当时世界各地蓬勃高涨的现代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形成强烈的反差。

二、无论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寺院教育，还是官办教育乃至私塾教育，都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和宗教性，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直至西藏和平解放前，寺院教育在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的上，都没有脱离为宗教和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服务的轨道，特别是由于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特殊性，西藏的寺院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宗教色彩，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即使是在寺院内，受教育的等级限制也非常严格。据1951年调查，西藏三大寺庙之一的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4000多僧众中，文盲、半文盲也高达80%。^②

三、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教育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旧私塾为例，课程设置上完全是沿袭传统模式，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等为空白；在教育过程中，既没有合格的全职教师，更谈不上科学实验手段，整个教育过程以死记硬背为教学方法，学生以背诵佛教经典为主，教师则以讲经诵典为重。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基本谈不上。

① 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② 《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内地的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利用唐朝较发达的教育条件，派出年轻人到内地学习。清朝政府以及和平解放前的民国政府还举办过蒙藏学校，专门为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培养人才。^①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党中央十分重视西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49年9月，毛泽东主席针对西北的民族工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②

1950年冬，毛主席又命令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为适应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开办西藏干部研究班，并责成当时的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党组书记、副主任刘格平具体负责。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副主席亲临出席，发表讲话，热情勉励学员努力学习民族政策，研究西藏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为建设新西藏作出贡献。4月27日，周恩来总理给学员们作报告，全面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反复宣讲“回到自己民族的地方去工作”，将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学习时间，但实践证明，这个班办得非

① 周旺云、吴德刚编著《西藏教育的特殊性与内地办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② 罗广武编著《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3页。

常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学员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西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著名藏学家多杰才旦等，当年就是研究班的学员。^①

1956年7月3日，自治区筹委会在日喀则和亚东地区农牧民子女中招收的第一批藏族学员共70名前往西南民族学院学习。1957年5月，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专题会议，批准了中共西藏工委关于《选送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参观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你们西藏自己在内地办学”的重要指示。^②

1957年6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西藏工委为了大量培养藏族干部，决定在内地筹建西藏干部学校，工委选派3000多名藏族干部入学，进行集中培养等。^③

7月，经中央批准，干部学校改建为西藏公学。

1958年9月，西藏民族学院在陕西咸阳成立。

两年后，从翻身农奴子女中招收3000多人来校学习，经过补习文化，于1963年分别转入藏语文、师范、农业、畜牧兽医、卫生、财会等专业学习，同时还举办了邮电、机要短训班^④；1962年1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藏族表演班首批29名藏族学员经过两年多学习后结业；1963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院校为西藏培养出第一批藏族专业人才和技工260名^⑤，为新西藏的建设事业输送急需的人才。

① 周爱明著《西藏教育》，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

②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教育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周旺云、吴德刚编著《西藏教育的特殊性与内地办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④ 多杰才旦著《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⑤ 《西藏教育志》，中国藏学出版社。

3

正当社会主义新西藏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1965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事业所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在西藏表现得更为突出，干扰了西藏教育的正常发展，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造成教育事业、教育人才青黄不接。^①

“1990年，（江孜县）公办小学专任教师121人，其中有60%学历不及格；中学有专任老师69人，50%左右达不到学历标准，中专学历的不少；民办小学教师126人，其中达到初中及初中以上学历的只有9人，绝大多数是小学毕业而且年龄偏大”^②。

“师资问题，最普遍的是队伍不稳定，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合格教师少。（汉族教师）1989年自愿支边的只有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③。

“1990年，（定日县）高顶乡有40人申请入学，只能招4人，板凳、桌椅不够，学生只能坐在地上”^④。

“康玛县一些家庭办学积极性很高，日喀则的群众，排队两天才能报上名，有的人为了孩子上学卖掉了牛马”^⑤。落后的办学能力与

① 周旺云、吴德刚编著《西藏教育的特殊性与内地办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② 《江孜县教育调查》。

③ 吴德刚著《西藏教育调查》之《西藏教委调研座谈会实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④ 吴德刚著《西藏教育调查》。

⑤ 《西藏教委调研座谈会实录》。

绽放吧，雪莲花——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记

人民群众高涨的教育需求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在内地办学的决定，认为在内地办学，帮助西藏培养人才，“有很多优越性：一是内地办学有经验，师资力量强，设备条件好，能保证教育质量；二是经费用得少，见效快；三是环境条件好，世面广，有助于学生的学习”^①。

教育部、国家计委为此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关于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的通知〉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落实中发【1984年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每年招收1300名—1500名藏族学生，着重为西藏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指示，在11月23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经与有关省市初步商定：在北京、兰州（或西安）、成都筹建三所西藏学校，力争1986年开始招生；在上海、天津、辽宁、河北、河南、山东、江苏、陕西、湖北、重庆、安徽、山西、湖南、浙江、江西、云南等16个省、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各选条件较好的一、二所中学举办西藏班，从1985年起招生。

这使更多的藏族青少年学生不但能高质量地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业，还有机会到开设在内地的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西藏班接受全面训练。这些中等专业学校为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黑龙江省粮食学校、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内蒙古邮电学校、呼和浩特交通学校、华北广播电视学校、山东省法律学校、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西安电力学校、黄河水利学校、兰州气象学校、浙江银行学校、浙江省人

① 周旺云等著《西藏教育的特殊性与内地办学研究》。

民警察学校、江西省卫生学校、南京地质学校、江苏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江苏省句容农业学校、湖南林业学校、湖南省建筑学校、湖北啤酒学校、武汉市司法学校、襄樊财税贸易学校、福建省税务学校、广东省对外贸易学校、广东省商业学校、广州轻工业学校、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民政部重庆民政学校、四川统计学校、昆明冶金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等。

针对西藏班兴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领导同志指出：现在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是“大集中，小分散”，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办学点，尽量实行“大分散，小集中”，要努力使西藏班（包括新疆班）的学生同内地学生广泛接触，使他们广交朋友，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教育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教育要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成果，所以要鼓励各族学生广泛交流，多交朋友。

经过近 60 年的实践证明，藏族青少年赴内地求学以及西藏内地办学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西藏的稳定；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有利于加速西藏专门人才的培养。^①

20 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蔚为壮观的西藏内地办学热和求学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汉藏文化大交流、思想大交往，为民族大融合和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已经并必将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发展西藏各项事业产生良好作用。

“到内地去，到北京去”，成为很多藏族年轻学子的梦想。学成归来后，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创造着更大的辉煌业绩。

① 周旺云等著《西藏教育的特殊性与内地办学研究》。

忆母校

◇ 丹增

丹增,1946年12月出生,西藏比如人。现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0年7月至1966年6月在西藏民族学院师范科学习。1966年6月至1966年10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新闻训练班学习。1966年10月至1973年7月任西藏日报社记者、新闻采编组副组长。1973年7月至1976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日报》工作,历任西藏日报社记者、记者站长、采通部副主任及主任、副总编辑,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站长,西藏日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自治区文联副主席。1983年1月起,先后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兼党委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文化厅厅长、



意气风发

党组书记、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书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丹增同志长期在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从事文化教育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其心血之作《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教育改革与发展笔记》受到全国教育界的高度关注。

本书的出版得到丹增同志的帮助，应我们的请求，允许将其发表在《十月》上的散文《忆母校》收入，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作为本书的编著者，我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的支持和帮助。

说起来，我对现代教育最初的、最基本的认识——教育能够改

变人的命运，是从坐落在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开始的。

1958年创建于古都咸阳的西藏公学（后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是我认识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开端，它也是我最早的母校。对于母校，我有着忠诚而又别样的赤子情怀。

西藏公学创建之初，有人说它是“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也不像中学；既不像大学，也不像干校。这话，有人对它很反感，也有人对它感到很新奇。有人对它进行深思，也有人对它进行研究。但直到现在，人们也无法为当时的西藏公学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因为它是那样的特殊，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恐怕也难找出第二所这样的学校。其实学校究竟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而我们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西藏公学培养了一大批在西藏乃至全国都是拔尖的、一流的人才。其中的关键是，西藏公学在建校伊始就拥有一支经过革命战火锤炼的干部队伍和一支从全国各著名高等院校毕业的业务过硬、作风正派、情操高尚、诲人不倦的优秀教师队伍。

在建校两年之后的1960年，我便从藏北草原深处的一所古寺中，脱去袈裟，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最后乘火车，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近3000公里才来到这所学校里。这一年，我仅仅13岁。

我刚进校时，学生中有年近40岁的，也有十二三岁的。有的学生在学习小学课本，也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有许多学生是刚放下牧鞭的放牧孩子、是刚离开农舍的放猪娃子，也有刚脱下袈裟的贫穷喇嘛，还有的是从县级领导岗位上来到学校上学的。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据统计，50年来，这所学校共培养了3万多名各族学生。在西藏民族学院4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中，三分之一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而

西藏近半数地厅级领导干部，教育、卫生、科技战线相当一批学科带头人，也出自这所学校。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可谓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这是我们每一位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的骄傲，这是母校的光荣，我们为母校自豪！正是我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让我真正认识了现代教育，让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哲理，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索。

在雪域西藏，圣洁的珠穆朗玛直插云霄，俯瞰着藏区大地。千百年来，它以其永恒不变的庄严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子民繁衍不止，生生不息。但是，在往昔，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辽阔西藏，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更看到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眼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其间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同时，我看到了更多人被教育这把金钥匙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藏民族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有关。

所有这些，都让我不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增进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断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在我心中，教育就像高原一般壮阔浩瀚，像哈达一样圣洁高贵。教育与人类的活动始终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它犹如一盏明灯、一座航标，始终映照着人类历史长河，擦亮了文明，点燃了希望。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桥梁和纽带，引领着人类一步步从遥远的过去走向现在、走向未来。穿越历史时空，我们看到，教育就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历史，辉映了文明；翻开史册篇章，我们看到，教育就是

经久不衰的润滑剂，延续了历史，传承了文明；回首往昔岁月，我们更看到，教育就是灵动不朽的钥匙，改变了历史，开启了文明。

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教育使我学会了关注教育、感激教育、热爱教育并投身教育。

西藏公学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进入西藏公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汉语，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讲。到学校后，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从汉字“你、我、他”、“吃饭、睡觉”开始学起。筹建不久的校舍算不上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但简朴大方、干净整洁。闪着亮光的黑板，乳白色的日光灯，厚重崭新的红木课桌，创造了优雅清静的学习环境。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槐树花是主食，大米、白面只能偶尔吃上一次。有一个现象至今难忘，那就是学生食堂的伙食比教师食堂的好，校长、副校长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吃。

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倪，他个子颇高，走路极快，威仪俨然。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他，白天见到他都要绕着走。但他严厉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对学生慈祥的爱心，当夜幕降临、学生们入睡之后，他就挨个到学生宿舍查铺，轻轻地把同学们蹬开的被子重新给他们盖上，把慈父般的大爱深深地融入这悄然无息之中。我们的汉语老师姓陈，他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藏语，他相貌堂堂、衣冠楚楚，并且能歌善舞，据说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所有同学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同学们从学习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哪个男生的头发长了，他就帮着理发。甚至在冬天有同学被冻出了鼻涕，他也会过来帮你轻轻地擦掉。他们是父亲吗？不是。他们是母亲吗？也不是。但他们胜似父母。这